黑龙江日报
2026年10月17日 星期六
副刊 天鹅

主编:文天心
责编:于晓琳
执编/版式:石 琪
美编:倪海连

投稿邮箱
hljrbte@163.com

重阳寄语

□陶化玺

“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”这句话我是在父亲和公公陆续离世后才懂的。公公去世后婆婆大多数时间与我们同住,偶尔有事回家小住一晚,彼此照顾比较方便。父亲去世后,母亲开始与弟弟一家毗邻而居。弟弟搬到新居以后,母亲仍然住在原来的小区,好在离我家不远,周末我常常邀请母亲来家里一起聚餐。

三个女人一台戏,常同处一个屋檐下,保持一份长久的和睦虽然不易,却也一直做到了。母亲和婆婆都是一生好强的中国女人,但好强的方式不一样:母亲性子直,常与人正面硬刚,哪怕闲谈,话语间也绝不愿落得半点下风,精力充沛的她,还常常愿意管闲事;婆婆外柔内刚,头脑聪慧,讲话做事有技巧,却也有自己的心思。我的性格像我婆婆多一点,但也遗传了母亲的倔强,所以我与母亲偶尔会拌嘴,与婆婆倒相安无事。

有两位能干要强的妈妈,家里的日子比同等人家更为殷实,她们能做的事,从来不用儿女操心。我的前半生享了很多福,因为有两位妈妈的帮衬,结婚二十年,我从来没觉得养孩子是件多么辛苦的事,至于家务,都是想做才做,不想做就不做。所以结婚这么多年,我除了有精力忙工作,闲暇之余还能附庸风雅,流连于笔墨书写之间。

发现她们骤然衰老,仿佛就在这一两年之间。婆婆年轻时是业余运动员,身体好得很,曾经蝉联大厂5000米长跑冠军,可去年一次摔倒之后,各种疾病接踵而至,久久不能康复。母亲因为年轻时太拼,骨关节疼痛和腰痛时常发作,心脏也不是太好,尤其是换季的时候,各类疼痛常常找上门来。十多年前,两位父亲前后重病,当时年轻,并不懂离别是多么可怕的事情。如今,只要两位妈妈身体稍有风吹草动,我便会莫名地惶恐和担心。

两位妈妈,一位给了我生命并养育我长大,一位在长久的相处之中培养出了母女情,所以,在她俩的吃穿用度采购上,十分考验我这个“端水大师”的平衡能力。除了物质上的平衡,还需做到情感上的平衡。同在一个屋檐下,夫妻尚且有磕碰,生活不可能都是风调雨顺的,偶有矛盾摩擦时,多数时候我会站在婆婆这边,因为我知道母亲不会真的生我的气。而日常起居上,我会更加关心和牵挂母亲,她不与我们同住,只有周末和节假日才能够相聚,所以不论多忙,基本每晚打一个电话问候平安,几乎不曾中断。

在她们常年操持家务的那些年,我并不觉得家务是多么重要的事,很多事还曾不屑一顾,譬如包包子。从前我总觉得,耗费数个小时包一顿包子实在得不偿失,有这个时间,带孩子出去玩、读书学习都是好的,如果让我动手包,我宁愿直接去买。现在,我才懂,钱可以买食物,却买不到妈妈的味道。往昔多年远离家务,皆是因为有人在身后为我们默默托底。待我的孩子即将长大,才恍然读懂这份沉甸甸的付出,懂得这份不求回报的守护。于是现在,我也愿意花上好几个小时,为老人和孩子包一顿包子;愿意抽出时间陪她们做饭、聊家常;愿意帮她们洗澡、剪发……

重阳将至,愿我的两位妈妈岁岁安康,感恩她们大半生操劳,默默托举了我们的岁月。等孩子上大学以后,我还想多带她们出去走走。从前寒暑假出游,大多优先顾及孩子的感受,虽然我们也曾一同去过一些地方:看过八月的草原,十月的江南,一起攀爬过蜿蜒的长城,游览过浩瀚的长江……但是祖国还有那么多的大好河山,我们尚未一同踏访!

也祝愿所有老人老有所依,皆得安适,暮年有暖意,岁岁皆清欢!



全家福。 图片由作者提供

生命之树常青

□靳国君

97岁的郑小瑛,是我国第一位歌剧与交响乐女指挥家,今年仍在指挥大型演出。她创造了音乐界的辉煌篇章,也创造了生命的奇迹。

追寻郑小瑛的脚步,观看有关她演出的影视节目,了解她的艺术成果,让人不由得赞叹她锲而不舍攀登艺术高峰的精神!她顽强的生命力,同样令人感叹。她三次患癌症,三次化疗,没有消极颓废,没有垮下去,而是与之抗争。每次化疗后,她总以昂扬的精神,再登指挥台,指挥大型乐团演奏,从西方歌剧到我国名曲,每曲各尽其妙,精湛的指挥艺术令观众叹服。

纵观她的艺术一生,如鱼翔浅底,鹰击长空。她1929年生于上海。19岁放弃医学学业,奔赴艰苦的中原解放区,加入文工团,投身革命事业。这是她青年时代的一大转折。她在这里,学理论、钻音乐、练指挥。

慧眼总是青睐孜孜以求者。1952年,组织上保送她到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,毕业时,她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。1960年,她被公派到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留学深造,专修歌剧与交响乐指挥。她沉浸于学业,走遍了莫斯科的各大音乐厅和歌剧院,观摩学习。1962年初秋,在莫斯科音乐剧院,她成功地指挥了一场大型外国歌剧演出。那次演出,观众对她的指挥艺术和优雅仪态,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,她让外国音乐界首次领略了中国年轻指挥家的风采和艺术造诣。那年她33岁。

今年春,郑小瑛在天津音乐学院讲授歌剧《费加罗的婚礼》,下午和晚上共6小时授课,两周连轴转。这对年轻人来说都是繁重的课时,年近百岁历经三次癌症的郑小瑛却毫无倦意,兴致勃勃。

她精力这么旺盛,令人吃惊。有人问她是怎么保养的,她说:“身体不是保养出来的,是锻炼出来的。”是的,她六十余年指挥中外歌剧和名曲专场音乐会一千六百余场,还带出了一批青年指挥人才,这是实践积累出的才能。她说:“指挥不仅要掌握专业技巧,还要有深厚的文化修养、组织能力,更要有健全的人格。”这是她心灵的独白。

按常理说,她早已走过了人生的黄金时段,何况又经历三次癌症。可她却依然以执着的专业精神,继续她的艺术生命。今年7月9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她的文章,标题是《我珍惜一切可以为人民做事的机会》,她说她要和时间赛跑、和生命竞赛。她不讳言未来,说她总有一天要倒下,“要倒在指挥台上,那才是最浪漫的事!”

我们敬佩她的专业精神,羡慕她生命之树常青。从郑小瑛的人生历程中,我们似乎可以悟出——既要专注于生命的长度,还要撑起精神的一片蓝天,增加生命的厚度与高度。在奉献中体悟愉快、充实精神,让生命之树在事业中常青。在文艺界与作家群中,这样的人大有人在,他们在文艺创作的天地里驰骋。作家巴金在82岁完成《随想录》第五集《无题集》的写作,夏衍在84岁完成长篇回忆录《懒寻旧梦录》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”,他们燃烧自己,奉献人民。

当代作家群体中,长寿者不乏其人,据称思维活跃有利于健康长寿。由此思之,从事文化工作的朋友,或年逾花甲,或迈进古稀,手中之笔与鼠标,却不可束之高阁。人可离职,却不可离开事业。眼下题材如山花海树,任君选取,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,何乐而不为呢?不过这也要自己定夺,倘若心有余而力不足,自然是静心养生为上。

鹤岗的颜色

□杨藻

我去过鹤岗两次。一次在隆冬,一次在盛夏。原以为它以低房价被外地人知晓,不过是个不起眼的边陲小城罢了。哪成想,隆冬的鹤岗行让我看到了艺术的鹤岗;盛夏的鹤岗行让我认识了发展的鹤岗。鹤岗在祖国的东北边陲,宛如一颗镶嵌在时光长河中的多面宝石,每一面都折射出独特又迷人的光彩。

黑色的煤矿,是鹤岗的灵魂与命脉。二月的鹤岗,寒风凛冽,皑皑白雪覆盖着大地,这里依然留存着矿山生产火热的印记。我们来到鹤岗矿山国家公园的岭北煤矿露天坑遗址。这个被称为“大地之眼”的露天矿坑,长3100米、宽1100米、深度130米,只看一眼,就令人震撼不已。我们站在坑边坡的铁轨上远望,能清晰地看到1.4亿年前的地层构造和煤层分布,“人造大峡谷”的美誉名副其实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这座城市踏上了生态改造的征程,让绿色成为城市的新底色。如今,走进鹤岗,仿佛步入了一幅葱郁舒展的生态长卷。

鹤岗国家矿山公园,曾经的矿坑如今已变为生态修复的典范。经过多年的努力,这里绿树成荫,花草繁茂,成为了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。

龙江三峡,是鹤岗生态之美的一张名片。站在观景台上远眺,林木繁茂,游船在碧波荡漾的江面上缓缓前行,两岸的山峦连绵起伏,森林峡谷中,栈道蜿蜒曲折,天然氧吧的清新空气让人心旷神怡。

共青城农场,广袤的田野里,稻田画展示了奋进十五五的勃勃生机。现代农业产业园里,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,寒地黑土生态农业转型发展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。这里不仅生产出了优质的农产品,还成为了生态旅游的热门景点,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体验田园生活的乐趣。

绥滨县昔日的垃圾场变成了普罗旺斯庄园,白色的风车,成片的紫色马鞭草,游人穿梭其中。周边居民常年关闭的窗户打开了,空闲时间他们都要在塑胶步道上走一走,拍拍照。爱家园、爱家乡,这份情感发自内心。

鹤岗,不仅是一座工业城市和生态新城,更是祖国矿山文化的红色基地,这里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,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。

兴东抗联交通站,这座抗联秘密交通站旧址,静静地矗立在萝北县太平沟乡兴东村。它见证了抗日战争时期,抗联战士们为了民族独立和解放,不畏艰险,英勇斗争的壮丽史诗。

仇倭石,位于太平沟乡太平沟村江边码头,它是一段历史的见证,诉说着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不屈意志。黄金古镇,这座清末淘金古镇,承载着胭脂沟采金的历史记忆。如今,古镇虽已繁华不再,但那些古老的建筑和历史遗迹,依然在诉说着过去的故事,让人们铭记那段历史。

黑龙江流域博物馆,深入展示了界江流域文明、生态文化及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。在这里,我们可以了解到鹤岗地区的历史变迁、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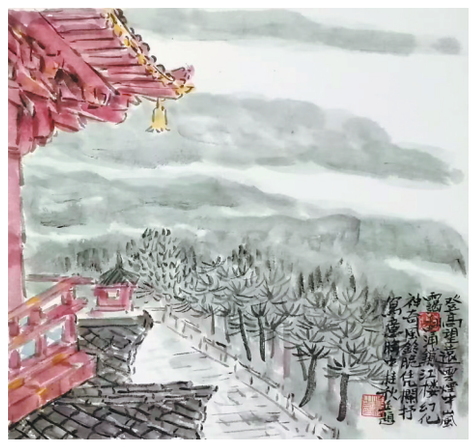
当冬天的脚步悄然来临,鹤岗又化身为一片银白的童话世界。二月的鹤岗,像一块被岁月打磨的琥珀,凝固在北纬47度的寒风里。皑皑白雪毫无保留地倾洒而下,将整个城市紧紧包裹。街道两旁的松树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晶,仿佛披上了银甲的卫士,默默守护着这片土地。

中俄界江被厚厚的冰雪严严实实地封锁,对岸的俄罗斯村庄在冰雪的掩映下若隐若现,宛如一幅朦胧的水墨画。

我有幸在冬季随年轻艺术家来到了鹤岗,也有幸随省作协作家采风团再次走进鹤岗,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座城市。鹤岗的矿工们,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,为国家的工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能源支持;鹤岗的文化工作者们,用自己的智慧和热情,传承和弘扬着这座城市的文化精神。

如今,鹤岗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。黑色的煤矿记忆,是这座城市的根与魂;绿色的生态蜕变,是这座城市的未来与希望;红色的文化传承,是这座城市的精神脊梁;白色的冬日梦境,是这座城市的浪漫与诗意。鹤岗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,用艺术搭建桥梁,让不同的故事、不同的文化,在此相遇。它将继续以黑、绿、红、白交织的独特魅力,吸引着世人的目光,向着更加美好的明天奋勇前行。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天鹅专栏



《东极阁》 中国画 荆桂秋



《东极宝塔》 中国画 荆桂秋

画家眼中的东极抚远

□荆桂秋

两个月前,我的中国画作品展“墨染东极 艺润边城”在抚远市东极艺术馆举办。这场展览,也是我赴东极采风写生的一次笔墨回望。

边城抚远,三面青山环抱,绿树成荫。宽阔的黑龙江沿城北向东奔流,与乌苏里江汇合后奔入大海。江畔公园绿草茵茵,鲜花盛开,人们悠闲垂钓漫步。入夜,山城灯火倒映江中,流光溢彩,绵延数里。站在江边远眺,令人心潮起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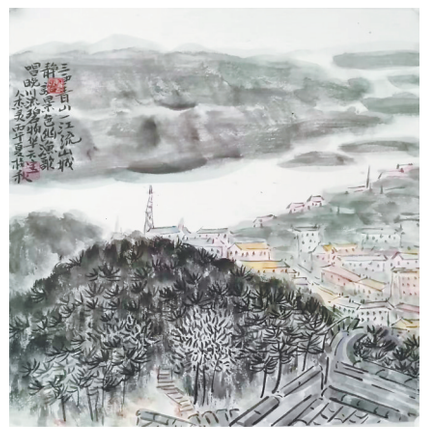
在去往黑瞎子岛采风写生的路上,车窗外是一望无垠的草地与连片稻田,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的芳香。跨过乌苏大桥,宝岛风貌映入眼帘:草丰水美,荷花娇艳,草甸灌木遍布。三五黑熊憨态可掬,时而追逐观光车,时而攀树酣睡,时而在沼泽戏水纳凉。黑瞎子岛原始苍莽、野趣天然,让人心境开阔。

黑瞎子岛东部,东极宝塔高耸入云,气势恢宏,麒麟神龟、盘龙石柱巍峨壮观,是雄镇东极、江河永固的文化丰碑。立于岛上仰望苍穹,百感交集。这片土地历经沧桑,重归祖国怀抱,让人振奋,家国之情油然而生。采风团画家挥笔描摹宝岛壮美,笔墨间尽是家国情怀。拂晓时分,人们伫立东极广场,迎接祖国第一缕曙光,阳光铺洒江面,波光粼粼。

次日清晨,我随采风团登上南山公园的东极阁写生。东极阁建筑精美,堪称艺术宝殿。凭栏远眺,山城美景尽收眼底,宛如一幅青绿山水长卷。江对岸沼泽湿地苍茫寥落。转瞬风云翻涌,楼阁在云烟间若隐若现,景致幻化神奇;飞檐风铃摇曳,清音悠扬。画家们凭栏挥写,我亦心旷神怡,即兴吟咏:“登高望远云烟中,岚霭翻涌锁江楼。幻化神奇风铃悦,凭栏抒写意胸中。”“东极阁耸入云巅,飞檐气宇镇江天。流岚雾霭掠幻化,意气临风写山川。”云烟胜景落于画纸,我愿借丹青,把东极的风物传递到远方。

乌苏里江畔的乌苏镇抓吉赫哲族村,是了解赫哲族文化的好去处。乌苏镇赫哲民俗展示馆,诉说着赫哲族的渔猎往事与今日生活。不远处东方第一哨,官兵英姿飒爽,驻守边疆。渔港码头、贝壳沙滩,游人临江休憩。东极村游人络绎不绝,民宿林立,户户炊烟。路边野花、湿地塔头墩子,都被我画入作品中。夕阳西下,晚霞染遍天际。久闻蔓越莓之名,此番亲眼所见,纤细枝蔓缀满红果,连片田畴,如万千明珠闪耀,蔚为壮观。古老民族文脉、戍边坚守、乡土生机,在此相融共生。

抚远的美清润醉人,游人呼吸着清新的空气,徜徉于这片多彩山河。这里常年举办丰富的文化交流活动,当地人爽朗热忱,对外艺术交流频繁,赋予了这座边城独一无二的人文风情,也让它成为华夏边陲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。我此次举办的画展持续近一月,许多观者慕名而至,成为今夏东极一道亮眼的文化风景。能够让人们在画作中感受艺术熏陶,体味边城绵长的人文气韵,为抚远注入鲜活的艺术气息,进而带动当地书画创作、助力文旅产业发展,我内心倍感欣喜。这场展览,正是东极山河与丹青艺术最动人的双向滋养。



《边城抚远》 中国画 荆桂秋

本报地址: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邮编:150010 总编室:(0451)84616715 广告部:(0451)84655043 发行部:(0451)84671553 定价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.7元 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印刷